

## 灶火烹年融母爱

钱玉珍(泗水县)

对于母亲而言,过年是一场盛大的奔赴——喜庆如檐下红灯,忙碌似灶间星火,累在筋骨,甜在心头。浓浓的年味,就从她的忙碌里、从她清脆的笑谈中漫出来,淌过堂屋,漫过庭院,把整个家都浸得暖洋洋的。

腊月二十六,是母亲“备年”的关键节点。竹筛里,削好的藕、山药、水萝卜摆得整整齐齐,带着水汽的清新;院子墙上的提篮里,杀好的鸡、鱼挂得稳稳当当。处理好的带鱼切成段,撒上盐腌着,咸香在空气里慢慢发酵。接着是切肉丝、剁肉馅,萝卜馅混着姜末,白菜馅掺着香油,案板上的声响此起彼伏,像一首欢快的序曲,预告着饺子、藕盒、萝卜丸子、绿豆丸子、滑丸子的登场。

第二天一早,母亲系上围裙,戴好套袖,头发仔细塞在帽子里,全副武装站在灶前。晾好的麻叶、醒透的面糊、各样待

炸的菜,在灶边排开,像等待检阅的士兵。锅里的花生油或豆油渐渐升温,母亲一手执筷,一手握笊篱,夹起麻叶、藕盒、丸子,一个个下进油锅。它们在油里翻滚,像泉水里的小鱼,从锅底慢慢浮上来,由白转黄,最后镀上一层金灿灿的光。母亲用笊篱捞起,控油,盛进大竹筛,香气瞬间散开,焦脆的声响仿佛能穿透院墙。她总会先塞给我一块,麻叶咬在嘴里“咔嚓”响,酥菜外脆里嫩,那滋味,是童年最鲜活的年味。母亲在灶边站大半天,两个大竹筛便堆得满满当当,一个盛酥菜,一个盛麻叶,远远望去,像两座小小的金山。

我们围坐时,母亲的劳动成果摆了满桌,谈笑声漫过屋顶,她的脸上漾着幸福,目光里盛着化不开的爱。那时才懂,母亲做的不仅是美食,更是藏在岁月里的祝福。

## 我的母亲

李旭(济宁高新区)

母亲亡故已逾五十年。我也从一个小女孩,长成了中年女子。

自我记事起,母亲就缺席了我的成长,我只能感知她在天上对我的牵挂与惦念。而这种影响,随着我走过人生的千山万水,无论是我敏感脆弱又坚韧的性格,或是对生活那份坚定、独立与俭朴的态度,乃至个人婚姻的选择——无处不带着母亲留下的印记。

“母亲”两个字,从来是我碰不得的字眼。每每独处时,关于她的画面总会定格在那个寒冷的冬日。虽已模糊,但她的轮廓始终立在脑海里:大眼睛,方脸庞,虽没有好衣裳,却总是干净利落,常穿布鞋,走路快,身形正。

母亲,我的娘亲,我接受了不错的教育,却不曾为您写下只言片语。不是因为懒,也不是因为忘,而是在我人生的每一个转折处,都已默默写下了无数次。

母亲,我的娘亲,我也有了两个女儿,孩子们都挺好。我一生如您一般吃苦耐劳,日子也算过得去。四十岁以前,我多次想去您的坟前大哭一场——因为

在同样的年纪,您没能过上我这样的生活,更得不到女儿半点孝心与陪伴。在时空的那一头,您是否知道,我们兄妹七个都还算成长得不错?只是大哥、二哥和四姐都已急着去见您了……您见到他们了吗?他们是否陪在您身边?

不记得您曾在夜里拥我入眠,也不记得在明朗的春日牵您的手漫步街头。只记得您匆忙的脚步与慈祥的面容,只记得您为冻伤的我买过一盒果子,那是一小盒糕点。最忘不了的便是那盒小糕点,以至于后来,我的孩子见到我买来的同样点心时总会问:“妈妈,您喜欢吃这个吗?”我不作声,眼睛却湿湿的,看着她们一口一口吃下去。

其实,您从未离开过你的孩子。您在天上护佑着她,所以她也有了一个不算差的人生。

母亲,我离开家乡,去了别的城市生活。每逢节日,我会面向东北,请风与月捎去思念。您每一次都收到了吧?我想,一定收到了……

## 流年岁月

李占奇(任城区)

记得小时候,只有过年才能吃上水饺。那年腊月,六岁的我成了灶房里的角色。

踮脚扒着榆木案板,看母亲把面团擀成一张张圆月。三岁的弟弟裹着补丁棉袄蜷在草墩上,一岁多的妹妹扯着母亲的衣襟,两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,像等待投喂的雏鸟。

母亲手把手教我揉面。我的手掌太小,总陷进黏湿的面团里,怎么也学不会她说的“掌心要空”。面粉扑了满脸,睫毛上都挂着霜。窗外爆竹声声是别家孩子的欢腾,我指尖的裂口在盐水盆里渗出细密的疼。当同龄人滚铁环、抽陀螺时,我的玩具是那根枣木擀面杖——它比我矮半截,却要与我一起,压平全家人的年。

包饺子是庄严的仪式。母亲把白菜剁得细碎,案板发出空洞的咚咚声,像心跳敲打着陶瓮。她双手翻飞,面皮在掌心旋转,右手捏一下定位,左三下,右三下,拇指食指一抖,便站出个元宝模样的饺子。我学着把馅料填进面皮,笨拙地捏合。“捏紧些,抖一下,”母亲轻声提醒,“漏了馅,来年就没福气了。”

第一次放馅,勺子一抖,馅多得从皮缝里往外冒。补了这边漏那边,最后成了个“瘦饺

子”。母亲笑着用沾满面粉的手指点我额头:“馅要像给枕头填棉花,不能多不能少。”后来我学乖了,少放些馅,皮边蘸水对折,再把边缘细细捏紧。虽然有的歪歪扭扭躺着,有的圆滚滚站着,但看着它们在沸水里翻滚,浮起时白胖可爱,心里就暖烘烘的。

那年守岁的饺子有点咸。我咽下破皮的饺子,也咽下弟弟妹妹掉落的面渣。自此每年有面皮,我总委屈地说“我喜欢吃”。这话里藏着对学包饺子怀念,也藏着和母亲的笑声。

后来,去外地读书,每次离家前,母亲总要包顿饺子。她总说“起脚扁食落脚面”这句话,我那时不懂这话的深意,只觉得饺子馅里的韭菜格外鲜嫩,却没看见母亲转身时擦了擦眼角。

如今,超市里的速冻水饺琳琅满目,我却执着于亲手和面、调馅。当面团在掌心揉出温度,当馅料的香气漫过客厅,我忽然懂了——饺子哪里只是食物?

它是团圆,是离别时的牵挂,是母亲藏在褶皱里的叮咛。无论走多远,身在何处,一碗饺子就能把我拽回那个飘着面粉香的厨房,拽回那些被爱包裹的时光。

## 梦

石子(任城区)

昨天晚上又梦见了母亲,掐指一算,她已离开我们十七年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啊!

梦里,我好像是开着车回的老家。老家仍是记忆里小时候的样子——老运河的河堤高高的,堤上长满了杨树和槐树,尤其是槐树居多。枝干遒劲,枝枝桠桠茂盛地交织着,形成了一条林荫夹道。节气好似初夏,刚下过雨不久,路面的黄土带着点碱性,板结得平整,且一尘不染。

车行到村头,有两条路可以通到河岸上的家。一条在方塘边,是条人行小道,至多能供板车通行;另一条再往北大约一百米,将着着可以把车开到家门口。

此时,我心里想着:好长时间没见母亲了,她一定想我了,而我也无比地想她。

走进院落,还是儿时的那个院子。正房是四间土坯房,东西各有配房。院子很大,土

地面,空落落的,因刚下过雨而显得有些潮湿,弥漫着一种凄清的氛围。母亲穿着一件不算新的大襟褂子,面容黄瘦。见到我,她脸上有惊喜,但惊喜背后似乎藏着一丝淡漠。她那双粗糙的手,不自然地搓揉着,但没有说话。

我在心里下定决心,这次一定、一定要给母亲很多很多钱……可就在这个时候,我醒了。

唉!母亲在世时,我也时常给她钱花,但给得不多;陪她的时光,更是太少太少。

现在,生活好了,可这份孝心,却再也无处安放了。闲下来时,只有遥想小时候,一家人七八口,热热闹闹围在案板旁吃饭的画面。

至今,我依然怀念那时的生活。看见路边的柴火就想拾起来,见了地边的草就想割回去。这哪是割草、拾柴呀?这分明是想再重拾回那远去的童年,捡回有母亲在的时光。